北史/卷0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七 ◄

北史
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

► 卷三十九

裴駿 裴延儁 裴佗 裴果 裴寬 裴俠 裴文舉 裴仁基

列傳第二十六

裴駿

裴駿，字神駒，小名皮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父雙碩，位恆農太守、安邑子，贈東雍州刺史、聞喜侯。駿幼而聰慧。親表稱為神駒，因以為字。弱冠，通涉經史，方檢有禮度，鄉里宗敬焉。蓋吳作亂於關中，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，來襲聞喜。縣令憂惶，計無所出。駿在家聞之，便率曆鄉豪奔赴之。賊退，刺史以狀聞。會太武親討蓋吳，引見駿。駿陳敘事宜，帝大悅，謂崔浩曰：「裴駿有當世才，其忠義可嘉。」補中書博士。浩亦深器駿，目為三河領袖。轉中書侍郎。宋使明僧皓來聘，以駿有才學，假給事中、散騎常侍，于境上勞接。卒，贈秦州刺史、聞喜侯，謚曰康。

子修，字元寄。清辯好學，歷位秘書中散、主客令。累遷中大夫，兼祠部曹事，職主禮樂，每有疑議，修斟酌故實，咸有條貫。卒，謚曰恭伯，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。修早孤，居喪以孝聞。二弟三妹，並在幼弱，撫養訓誨，甚有義方。次弟務早喪，修哀傷之，感于行路。愛育孤侄，同于己子，及將異居，奴婢田宅悉推與之，時人以此稱焉。

子詢，字敬叔。美儀貌，多藝能，音律博弈，咸所閑解。位平昌太守。時太原長公主寡

居，與詢私奸，明帝仍詔詢尚焉。尋以主婿，特除散騎常侍。時本邑中正闕，司徒召詢為之。詢族叔晞，自陳情願此官，詢遂讓焉。時論善之。尋監起居事，遷秘書監，出為郢州刺史。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樸特，地居要險，眾逾數萬，足為邊捍，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。朝議許之。梁將李國興寇邊，樸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，郢州獲全，樸特頗有力焉。徵為七兵尚書。武泰中，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。未及發，于河陰遇害。贈司空公，諡曰貞烈。無子。

修弟宣，字叔令。通辯博物，早有聲譽。少孤，事母兄以孝友稱。司空李沖有人倫鑒，見而重之。孝文初，徵為尚書主客郎，累遷太尉長史。宣上言：自遷都以來，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，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，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。並符出兵之鄉，其家有死於戎役者，皆使招魂復魄，祔祭先靈，復其年租調。身被傷痍者，免其兵役。朝廷從之。出為益州刺史。宣至州綏撫，甚得戎羌之心。後晉壽更置益州，改宣所蒞為南秦州。

宣家世以儒學為業，常慕廉退，每歎曰：「以賈誼之才，漢文之世，而不曆公卿，將非運也？」乃謂親賓曰：「吾本無當世之志，直隨牒至此，祿厚養親，效不光國，可以言歸矣。」因奉表求解。宣武不許，乃作《懷田賦》以敘心焉。宣素明陰陽之書，自始患便克亡日，果如其言。贈豫州刺史，諡曰定，尋改為穆。子敬憲嗣。

從孫敬憲

敬憲字孝虞，少有志行，學博才清，撫訓諸弟，專以讀誦為業。淡于榮利，風氣俊遠。郡征功曹不就，諸府辟命，先進其弟，世人歡美之。司州牧、高陽王雍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。性和雅，未嘗失色於人。工隸草，解音律，五言之作，獨擅于時，名聲甚重，後進咸共宗慕之。中山將之部，朝賢送于河梁，賦詩言別，皆以敬憲為最。其文不能贍逸，而有清麗之美。少有氣病，年三十三卒，人物甚悼之。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，孝昌中，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，至敬憲宅，輒相約束，不得焚燒，為物所伏如此。永興三年，贈中書侍郎，諡曰文。

敬憲弟莊伯

敬憲弟莊伯，字孝夏。亦有文才，器度閒雅，喜慍不形於色；博識多聞，善以約言辯物。司空、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，甚加知賞。年二十一，上《神龜頌》，時人異之。文筆與

敬憲相亞。臨淮王彧北討，引為記室參軍，委以章奏之事。及聞敬憲寢疾，求假不許，遂逕自還，亦矜而不問。扶侍兄病，晝夜不離于側，形容憔悴。因葬敬憲於鄉，遇病卒，年二十八。兄弟才學知名，同年俱喪，世共嗟惜之。永安三年，贈通直散騎侍郎，謚曰獻。兄弟並無子，所著詞藻，莫為集錄。

莊伯弟獻伯，廷尉卿、濟州刺史，少以學尚風流，有名京洛。為政嚴酷，不得吏人之和，但以清白流譽。卒于殿中尚書。

從弟安祖

駿從弟安祖，少聰慧，年八九歲，就師講《詩》，至《鹿鳴篇》，語諸兄云：「鹿得食相呼，而況人乎。」自此未曾獨食。弱冠，州辟主簿。人有兄弟爭財，詣州相訟。安祖召其兄弟，以禮義責讓之。此人兄弟，明日相率謝罪。州內欽服之。後有人勸其仕進，安祖曰：「高尚之事，非敢庶幾，但京師遼遠，實憚於棲屑耳。」於是閒居養志，不出城邑。曾天熱，舍於樹下。有鷙鳥逐雉，雉急投之，遂觸樹而死。安祖湣之，乃取置陰地，徐徐護視，良久得蘇，喜而放之。後夜忽夢一丈夫，衣冠甚偉，著繡衣曲領，向安祖再拜。安祖怪問之，此人云：「感君前日見放，故來謝德。」聞者異焉。

後孝文幸長安，至河東，存訪故老，安祖朝于蒲阪。帝與語甚悅，仍拜安邑令，以老病固辭，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。年八十三，卒於家。

裴延儁

裴延儁，字平子，河東聞喜人也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。曾祖裔，諮議參軍、并州別駕。祖雙彪，河東太守，贈雍州刺史，謚曰順。父山松，州主簿，行平陽郡事，以平蜀賊丁蟲功，贈東雍州刺史。延儁少孤，事後母以孝聞。涉獵墳史，頗有才筆。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著作佐郎，累遷太子洗馬，又領本邑中正。及太子恂廢，以宮官例免。宣武即位，為中書侍郎。時帝專心釋典，不事墳籍，延儁上疏致諫。後除司州別駕。及詔立明堂，群官博議，延儁獨著一堂之論。太傅、清河王懌時典眾議，讀而笑曰：「子故欲遠符僕射也。」明帝時，累遷幽州刺史。范陽郡有舊督亢渠，徑五十里；漁陽、燕郡有故戾陵諸堨，廣袤三十里，皆廢毀多時，莫能修復。時水旱不調，延儁乃表求營造。遂躬自履行，相度形勢，隨力分督，未幾而就，溉田百萬餘畝，為利十倍，百姓賴之。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，禮教大行，人歌謠之。在州五年，考績為天下最。拜太常卿，

曆七兵殿中二尚書、散騎常侍、中書令、御史中尉，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書。延儁在台閣，守職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。莊帝初，于河陰遇害。贈儀同三司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子元直、敬猷，並有學尚，與父同時遇害。元直贈光州刺史。敬猷妻丞相、高陽王雍外孫，超贈尚書僕射。延儁從叔愛醜、桃弓並見稱於鄉里。

子夙，字買興。沈雅有器識，儀望甚偉，孝文見而異之。吏部尚書、任城王澄有知人鑒，每歎美夙，以遠大許之。位河北太守，以忠恕接下，百姓感而懷之。卒於郡。三子，範、升之、鑒。

鑒字道徽，性強正，有學涉，卒于廷尉卿。鑒居官清苦，時論稱之。贈東雍州刺史。

子澤，頗有文學。齊孝昭初，為齋帥，奏舍人。孝昭崩，魏收議為恭烈皇帝，澤正色抗論曰：「魏收死後，亦不肯為恭烈之諡，何容以擬大行。且比皇太后不豫，先帝飧寢失常，聖躬貶損，今者易名，必須加孝。」遂改為孝昭。因此忤旨，出為廣州司馬。尋歷位中書侍郎，兼給事黃門侍郎，以漏泄免。後為散騎侍郎，尋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，兼詠石榴詩，微以托意，有人以奏武成，武成決杖六十，髡頭除名。後主即位，為清河郡守。與祖珽有舊，珽奏除尚書左丞，又引為兼黃門。執政疾其祖珽之党，與崔季舒等同見誅。

澤本勁直，無所回避，及被出追還，折節和光。然好戲笑，無規檢，故頻敗。妻鉅鹿魏氏，恩好甚隆，不能暫相離，澤每從駕，其妻不宿。亦至性強立，時人以為健婦夫半。

延儁從祖弟良，字元賓，稍遷尚書考功郎中。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，以良兼尚書左丞，為西北道行台。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、賀悅回成等，以妖妄惑眾，假稱帝號，服素衣，持白傘白幡，率諸逆眾，於雲台郊抗王師。良大破之。又山胡劉蠡升，自雲聖術，胡人信人，咸相影附，旬日之間，逆徒還振。以良為汾州刺史，加輔國將軍，行台如故。良以城人饑窘，夜率眾奔西河。汾州之居西河，自良始也。孝靜初，為衛大將軍、太府卿，卒於官。贈吏部尚書，諡曰貞，又重贈侍中、尚書僕射。

子叔祉，粗涉文學，居官甚著聲績，位終司空右長史。

良從父兄子慶孫，字紹遠。少孤，性倜儻，重然諾。正光末，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、馬牒騰並自立為王，眾至數萬。詔慶孫為募人別將，招率鄉豪以討之。慶孫每摧其鋒，進

軍深入，至雲台郊；大戰郊西，賊眾大潰。征赴都，除直後。於是賊復鳩集，北連蠡升，南通絳蜀，凶徒轉盛。以慶孫為別將，從軹關入討，深入二百餘里，至陽胡城。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，衿要之所，明帝末，遂立邵郡，因以慶孫為太守。慶孫務安緝之，咸來歸業。爾硃榮之死也，世隆擁眾北度，詔慶孫為大都督，與行台源子恭率眾追擊。慶孫與世隆密通，事泄，追還河內斬之。

慶孫任俠有氣，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，撫養咸有恩紀。在郡日，逢歲饑凶，四方遊客恆有百餘，慶孫自以家糧贍之。性雖粗武，愛好文流，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。輕財重義，坐客恆滿，是以為時所稱。

延儁從祖弟仲規，少好經史，頗有志節。咸陽王禧為司州牧，辟為主簿，仍表行建興郡事。車駕自代還洛，次於郡境。仲規備供帳，朝于路側。詔仲規曰：「畿郡望重，卿何能自致此也？」仲規曰：「陛下棄彼玄壤，來宅紫縣，臣方躍馬吳、會，冀功銘帝籍，豈一郡而已。」孝文笑曰：「冀卿必副此言。」駕還，見咸陽王曰：「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，六軍豐贍。元弟之寄，殊副所望。」除司徒主簿。仲規父在鄉疾病，棄官奔赴，以違制免。久之，中山王英征義陽，引為統軍，奏復本資。于陣戰沒。贈河東太守，諡曰貞。無子，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。

伯茂少有風望，學涉群書，文藻富贍，釋褐奉朝請。大將軍、京兆王繼西討，引為鎧曹參軍。南征絳蜀陳雙熾，為行台長孫承業行台郎中。承業還京師，留伯茂仍知行台事。以平薛鳳賢等，賞平陽伯。再遷散騎常侍，典起居注。太昌初，為中書侍郎。永熙中，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，以伯茂為文學。後加中軍大將軍。

伯茂好飲酒，頗涉疏傲。久不徙官，曾為《豁情賦》。天平初遷鄴，又為《遷都賦》。二年，因內宴，伯茂侮慢殿中尚書、章武王景哲。景哲遂申啟，稱伯茂棄其本列，與監同行，以梨擊案，傍汙冠服，禁庭之內，令人挈衣。詔付所司，後竟無坐。

伯茂既出後其伯仲規，與兄景融別居。景融貧窘，伯茂了無賑恤，殆同行路，世以此貶薄之。卒，年三十九，知舊嘆惜焉。

伯茂末年，劇飲不已，乃至傷性，多有愆失。未亡前數日，忽雲吾得密信，將被收掩，乃與婦乘車西逃避。後因顧指壁中，言有官人追逐，其妻方知其病。卒後，殯於家園。友人常景、李渾、王元景、盧元明、魏季景、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，哀哭涕泣，

一飲一酹，曰：「裴中書魂而有靈，知吾曹也。」乃各賦詩一篇。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，寄以示收。收時在晉陽，乃同其作，論敘伯茂，其十字云：「臨風想玄度，對酒思公榮。」時人以伯茂性侮傲，謂收詩頗得事實。贈散騎常侍、衛將軍、度支尚書，雍州刺史，重贈吏部尚書，諡曰文。伯茂曾撰晉書，竟未能成。無子，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。齊武平末，位中書舍人。

叔義亦有學行，累遷太山太守，為政清靜，吏人安之。遷司徒從事中郎。卒，贈東秦州刺史，諡曰宣。

子景融，字孔明，篤學好屬文。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，稍遷諫議大夫，領著作。元象中，儀同高嶽以為錄事參軍。弟景龍、景顏被劾廷尉獄，景融入選。吏部擬郡，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，雲其貪榮昧進，遂坐免官。病卒。景融卑退廉謹，無競于時，雖才不稱學，而緝綴無倦，文詞氾濫，理會處寡。所作文章，別有集錄。

景顏頗有學尚，孝靜初，為司空長史，在官貪穢，為中尉崔暹所劾，遇病死獄中。

延儁族兄聿，字外興，以操尚貞立，被孝文所知。為北中府長史。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，欲以幹錄優之，乃以亮帶野王縣事，聿帶溫縣。時人榮之。卒于平秦郡太守，贈洛州刺史。子子袖入關西。

延儁族人瑗，字珍寶，太和中析屬河北郡。少孤貧，清苦自立。為汝南王悅郎中令。孝靜初，卒于雍州刺史。

延儁從父兄宣明，位華州刺史，有惠政，諡曰簡。二子景鸞、景鴻，並有逸才，河東呼景鸞為驥子，景鴻為龍文。景鸞位華州刺史。子文端，齊行台郎。四子，願、安志、弘、振。景鴻，齊和夷郡守。子叔卿，博涉有孝行，時人號曰「裴曾子」。隋貝丘令。子神舉、神符，而神舉最知名。

裴佗

裴佗，字元化，河東聞喜人也。六世祖詵，仕晉位太常卿。因晉亂，避地涼州。苻堅平河西，東歸，因居解縣。世以文學顯，五舉秀才，再舉孝廉，時人美之。父景惠，州別駕。佗容貌魁偉，瞻然有器望。舉秀才，以高第除中書博士。累遷趙郡太守，為政有方，

威惠甚著，狡吏奸人，莫不改貫，所得俸祿，分恤貧窮。轉前將軍、荊州刺史，郡人戀仰，傾境餞送。蠻酋田磐石、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，恃眾阻險，不賓王命，前後牧守，未能降款。佗至州，單使宣慰，示以禍福，田敬宗聞風歸附。於是合境清晏，繈負至者千餘家。後加中軍將軍，以老乞還。卒，遺令不聽請贈，不受賵襚，諸子皆遵行之。

佗性剛直，不好與俗人交遊，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。清白任真，不事家產，宅不過三十步，又無田園，暑不張蓋，寒不衣裘，其貞儉若此。子讓之。

子讓之

讓之字士禮，年十六喪父，殆不勝哀。其母辛氏泣撫之曰：「棄我滅性，得為孝子乎！」由是自勉。辛氏高明婦人，又閑禮度；夫喪，諸子多幼弱，廣延師友，或親自教授，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，多取則焉。

讓之少好學，有文情，清明俊辯，早得聲譽。魏天平中，舉秀才，對策高第。累遷屯田、主客郎中，省中語曰「能賦詩，裴讓之」。為太原公開府記室。與楊愔友善，相遇則清談竟日。愔每云：「此人風流警拔，裴文季為不亡矣。」梁使至，常令讓之攝主客郎。

第二弟諏之奔關右，兄弟五人皆拘系。齊神武問云：「諏之何在？」答曰：「昔吳、蜀二國，諸葛兄弟各得盡心，況讓之老母在此，君臣分定，失忠與孝，愚夫不為。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。若以不收處物，物亦安能自信？以此定霸，猶卻行而求道耳。」神武善其言，兄弟俱釋。

曆文襄大將軍主簿，兼中書舍人。後兼散騎常侍聘梁。文襄嘗入朝，讓之導引，容儀醞籍，文襄目之曰：「士禮，佳舍人也。」遷長兼中書侍郎，領舍人。齊受禪，靜帝遜居別宮，與諸臣別，讓之流涕歔欷。以參掌儀注，封寧都縣男。帝欲以為黃門侍郎，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，乃除清河太守。至郡未幾，楊愔謂讓之諸弟曰：「我與賢兄交款，企聞善政，適有人從清河來，雲奸吏斂跡，盜賊清靖。期月之期，翻更非速。」

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、孫舍興，久吏奸猾，多有侵削，因事遂脅人取財，計贓依律不至死，讓之以其亂法，殺之。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，遣部從事案之。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，密奏言：「當陛下受禪之時，讓之眷戀魏朝，嗚咽流涕，比為內官，情非所願。」既而楊愔請救之，雲罪不合死。文宣大怒，謂愔曰：「欲得與裴讓之同塚邪！」於是無

敢言者，事奏，竟賜死於家。

讓之次弟諏之，字士正。少好儒學，釋褐太學博士。嘗從常景借書百卷，十許日便返。景疑其不能讀，每卷策問，應答無遺。景歎曰：「應奉五行俱下，禰衡一覽便記，今復見之于裴生矣。」楊愔闔門改葬，托諏之頓作十餘墓誌，文皆可觀。讓之、諏之及皇甫和、和弟亮，並知名於洛下。時人語曰：「諏勝於讓，和不如亮。」司空高乾致書曰：「相屈為戶曹參軍。」諏之復書不受署。沛王開大司馬府，辟為記室。遷鄴後，諏之留在河南。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，以諏之為開府屬，號曰「洛陽遺彥」。信敗，諏之居南山，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。西師忽至，尋退，遂隨西師入關。周文帝以為大行台倉曹郎中。卒，贈徐州刺史。

次讞之，字士平。七歲便勤學，早知名。累遷司徒主簿。楊愔每稱歎曰：「河東士族，京官不少，唯此家兄弟，全無鄉音。」讞之雖年少，不妄交遊，唯與隴西辛術、趙郡李繪、頓丘李構、清河崔瞻為忘年友。昭帝梓宮將還鄴，轉儀曹郎。尤悉歷代故事，儀注、喪禮皆能裁正。為許昌太守，客旅過郡，皆出私財供給，人間無所預。代下日，為吏人所懷。仕周，卒伊川太守。

次謀之，字士令。少有風格，邢邵每云「我裴四」。武成為開府，辟為參軍，掌書記。

次訥之，字士言。純謹有局量。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，掌書記，從至并州。其母在鄴，忽得心痛，訥之是日不勝思慕，心亦驚痛，乃請急而還。當時以為孝感。文宣踐阼，幸晉陽。皇太子監國；留訥之與杜台卿並為齋帥，領東宮管記。轉太子舍人，奏中書舍人事。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「有怨言，誹訕時政」。並稱訥之與弼交好，亦知之。坐免官。卒，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。

長子曰樊，出後讓之。次子矩，最知名。

孫矩

矩字弘大，繈褓而孤；及長，好學，頗愛文藻，有智數。世父讓之謂曰：「觀汝神識，足成才士，欲求宦達，當資幹世之務。」矩由是始留情世事。仕齊，為高平王文學。齊亡，不得調。隋文帝為定州總管，補記室，甚親敬之。以母憂去職。及帝作相，遣使馳召之，參相府記室事。受禪，遷給事郎，奏舍人事。伐陳之役，領元帥記室。既破丹陽，

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。

明年，奉詔巡撫嶺南。未行而高智慧、汪文進等作亂，吳、越道閉。上難遣矩行，矩請速進，上許之。行至南康，得兵數千人。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，遣其部將周師舉圖東衡州，矩與大將軍鹿願赴之。賊立九柵，屯大庾嶺，共為聲援。矩進擊破之。賊懼，釋東衡州，據原長嶺，又擊敗之。遂斬師舉，進軍自南海拔廣州，仲宣懼而潰散。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，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。及還，上大悅，命升殿勞苦之，謂高熲、楊素曰：「韋洸將二萬兵，不能早度嶺，每患其兵少。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，有臣若此，朕亦何憂。」以功拜開府，賜爵聞喜縣公，賚物二千段。除戶部侍郎，遷內吏侍郎。

時突厥強盛，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，由是數為邊患。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，長孫晟先發其事，矩請出使說都藍，顯戮宇文。上從之，竟如其言。公主見殺後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，屢犯亭鄣。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，出定襄道，以矩為行軍長史，破達頭可汗于塞外。萬歲被誅，功竟不錄。上以啟人可汗初附，令矩撫慰之。還，為尚書左丞。其年，文獻皇后崩，太常舊無儀注，矩與牛弘、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。轉吏部侍郎，名為稱職。煬帝即位，營建東都，矩職修府省，九旬功就。

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，帝令矩掌其事。矩知帝方勤遠略，諸胡至者，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，撰西域圖記三卷，入朝奏之。其序曰：

臣聞禹定九州，導河不逾積石。秦兼六國，設防止於臨洮。故知西胡雜種，僻居遐裔，禮教之所不及，書典之所罕傳。自漢氏興基，開拓河右，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。其後分立，乃五十五王。仍置校尉、都護，以存招撫。然叛服不恆，屢經征戰。後漢之世，頻廢此官；雖大宛以來，略知戶數，而諸國山川，未有名目。至如姓氏、風土、服章、物產，全無纂錄，世所弗聞。復以春秋遞謝，年代久遠，兼併誅討，互有興亡。或地是故邦，改從今號；或人非舊類，同襲昔名。兼復部人交錯，封疆移改，戎狄音殊，事難窮驗。于闐之北，蔥嶺以東，考于前史，三十餘國。其後更相屠滅，僅有十存，自餘淪沒，掃地俱盡，空有丘墟，不可記識。

皇上應天育物，無隔華夷；率土黔黎，莫不慕化。風行所及，日入以來，職貢皆通，無遠不至。臣既因撫納，監知關市，尋討書籍，訪采胡人。或有所疑，即詳眾口，依其本國服飾儀形，王及庶人各顯容止，即丹青摸寫為《西圖域記》，共成三卷，合三十五國。仍別造地圖，窮其要害，從西頃以去，北海之南，縱橫所互，將二萬里。諒由富商大賈，

周遊經涉，故諸國之事，罔不偏知。復有幽荒遠地，卒訪難曉，不可憑虛，是以致闕。而二漢相踵，西域為傳，戶人數十，即稱國王，徒有名號，有乖其實。今者所編，皆餘千戶，利盡西海，多產珍異。見山居之屬，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，多亦不載。

發自燉煌，至於西海，凡為三道，各有襟帶。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、鐵勒部、突厥可汗庭，度北流河水、至拂菻國，達於西海。其中道從高昌、焉耆、龜茲、疏勒，度蔥嶺，又經吲汗、蘇勒沙那國、康國、曹國、何國、大小安國、穆國，至波斯，達於西海。其南道從鄯善、于闐、硃俱波、喝盤陀，度蔥嶺，又經護密、吐火羅、挹怛、帆延、漕國，至北婆羅門，達於西海。其三道諸國，亦各自有路，南北交通。其東安國、南婆羅門國等，並隨其所往，諸處得達。故知伊吾、高昌、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，總湊燉煌，是其咽喉之地。

以國家威德，將士驍雄，泛濛汜而揚旌，越昆侖而躍馬，易如反掌，何往不至。但突厥、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，為其擁遏，故朝貢不通。今並因商人，密送誠款，引領翹首，願為臣妾。聖情含養，澤及普天，服而撫之，務在安輯。故皇華遣使，弗動兵車，諸蕃既從，突厥可滅。混一戎夏，其在茲乎。不有所記，無以表威化之遠也。

帝大悅，賜物五百段，每日引矩至御坐，親問西方之事。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，吐谷渾易可併吞。帝由是甘心，將通西域，西夷經略，咸以委之。

後遷黃門侍郎，復令往張掖，引致西蕃，至者十餘國。大業三年，帝有事于恆嶽，咸來助祭。帝將巡河右，復令矩往敦煌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，啖以厚利，導之使入朝。及帝西巡，次燕支山。高昌王、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于道左，皆令佩金玉，被錦罽，焚香奏樂，歌舞喧噪。復令張掖、武威士女盛飾縱觀，填咽周互數十里，以示中國之盛。帝見而大悅。竟破吐谷渾，拓地數千里。並遣兵戍之，每歲委輸巨億萬計。諸蕃懼懾，朝貢相續。帝謂矩有綏懷略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

其年冬，帝至東都。矩以蠻夷朝貢者多，諷帝令都下大戲，征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，衣錦綺、珥金翠者以十萬數。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，皆被服鮮麗，終月而罷。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，盛酒食，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，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飽而散。蠻夷嗟歎，謂中國為神仙。帝稱矩至誠，謂宇文述、牛弘曰：「裴矩凡所陳奏，皆朕之成算，朕未發，矩輒以聞。自非奉國，孰能若是。」

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，令矩共往經略。矩諷諭西域諸國曰：「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，所以城耳。」咸以為然，不復來競。及還，賜錢四十萬。矩又白狀，令反間射匱，潛攻處羅。後處羅為射匱所迫，竟隨使者入朝。帝大悅，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。

從帝巡塞北，幸啟人帳。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，啟人不敢隱，引之見帝。矩因奏曰：「高麗地本孤竹國，周代以之封箕子，漢世分為三郡，晉氏亦統遼東。今乃不臣，列為外域，故先帝欲征之久矣。但以楊諒不肖，師出無功。當陛下時，安得不事，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？今其使朝於突厥，親見啟人合國從化，必懼皇靈之遠暢，慮後服之先亡，脅令入朝，當可致也。」帝曰：「如何？」矩曰：「請面詔其使，放還本國，遣語其王，令速朝覲。不然者，當率突厥，即日誅之。」帝納焉。高元不用命，始建征遼之策。

王師臨遼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。明年，復從至遼東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，帝令矩兼掌兵事。以前後度遼功，進位右光祿大夫。

時皇綱不振，人皆變節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，文武多以賄聞。唯矩守常，無贓穢之響，以是為世所稱。後以楊玄感初平，帝令矩安集隴右，因之會寧，存問曷薩那部落，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，頻有虜獲，部落致富。還而奏狀，帝大賞之。後從至懷遠鎮，詔護北蕃軍事。

矩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，獻策分其勢。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，拜為南面可汗。叱吉不敢受，始畢聞而漸怨。矩又曰：「突厥本淳，易可離間，由其內多有眾胡，盡皆桀黠，教導之耳。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，幸于始畢，請誘殺之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矩因遣人告胡悉曰：「天子大出珍物，今在馬邑，欲共蕃內多作交關，若前來者，即得好物。」胡悉信之，不告始畢，率其部落，盡驅六畜爭進，冀先互市。矩伏兵馬邑，誘而斬之。詔報始畢曰：「史蜀胡悉忽領部落，走來至此，雲背可汗，請我容納。今已斬之，故令往報。」始畢亦知其狀，由是不朝。

十一年，帝北巡狩，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，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。及圍解，從至東都。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，詔矩宴接之。

尋從幸江都宮。時四方盜賊蜂起，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。矩言之，帝怒，遣矩詣京師接蕃客。以疾不行。及義兵入關，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。矩曰：「太原有變，京畿不

靜，遙為處分，恐失事機，唯願鑾輿早還。」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，矩以聞，帝失色。矩素勤謹，未嘗忤物，又見天下方亂，恐為身禍，其待遇人，多過其所望，故雖廝役，皆得其歡心。

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。帝憂之，以問矩。矩曰：「今車駕留此，已經二年。驍果之徒，盡無家口，人無匹合，則不能久安。臣請聽兵士于此納室。」帝大書曰：「公定多智，此奇計也。」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。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。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。因聽自首，先有奸通婦女及尼、女官等，並即配之。由是驍果等悅，咸相謂曰：「裴公之惠也。」

宇文化及反。矩晨起將朝，至坊門，遇逆黨數人，控矩馬詣孟景所。賊皆曰：「不關裴黃門。」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，矩迎拜，化及慰諭之。令矩參定儀注，推秦王子浩為帝。以矩為侍內，隨化及至河北。化及僭帝號，以矩為尚書右僕射，加光祿大夫，封蔡國公，為河北道宣撫大使。

及宇文氏敗，為竇建德所獲。以矩隋代舊臣，遇之甚厚。復以為吏部尚書，轉尚書右僕射。建德起自群盜，未有節文，矩為之制定朝儀，旬月之間，憲章頗擬于王者。建德大悅。及建德敗時，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。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，令矩歸順。旦等從之，乃令矩與徵、公淹領旦及八璽，舉山東之地歸降。授左庶子，轉詹事、戶部尚書，卒。

讓之第六弟謁之，字士敬。少有志節，好直言。文宣末年昏縱，朝臣罕有言者。謁之上書正諫，言甚切直。文宣將殺之，白刃臨頸，謁之辭色不變。帝曰：「癡漢何敢如此！」楊愔曰：「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。」帝投刀歎曰：「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，我終不成爾名。」遣人送出。齊亡，卒于壺關令。

皇甫和

皇甫和者，字長諧，安定朝那人。其先因官，寓居漢中。祖澄，南齊秦、梁二州刺史。

父征，字子玄，梁安定、略陽二郡守。魏正始二年，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。道遷別上勳書，欲以徽為元謀。徽曰：「創謀之始，本不關預，雖貪榮賞，內愧於心。」遂拒而不許。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，表為征虜府司馬，卒。

和十一而孤。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，親授以經書。及長，深沈有雅量，尤明禮義，宗親吉凶，多相諮訪。卒于濟陰太守。子聿道，以幹局知名，位廣平令。隋大業初，比部郎。

和弟亮，字君翼。九歲喪父，哀毀有若成人。齊神武起義，為大行台郎中。亮率性任真，不樂劇職，除司徒東閣祭酒。思還鄉里，啟乞梁州褒中，即本郡也。後降梁。以母兄在北，求還。梁武不奪也。至鄴，無復宦情，遂入白鹿山，恣泉石之賞，縱酒賦詩，超然自樂。復為尚書殿中郎，攝儀曹事。以參撰禪代儀注，封榆中男。亮疏慢自任，無干務才，每有禮儀大事，常令余司攝焉。

性質樸純厚，終無片言矯飾。屬有敕下司，各列勤惰。亮三日不上省，文宣親詰其故。亮曰：「一日雨，一日醉，一日病酒。」文宣以其恕實，優容之，杖脛三十而已。所居宅洿下，標榜賣之。將買者或問其故，亮每答云：「為宅中水淹不洩，雨即流入床下。」由此宅終不售。其淳實如此。

以兼散騎常侍，聘陳使主，以不稱免官。後除任城太守，病不之官，卒於鄴。贈驃騎大將軍、安州刺史。

裴果

裴果，字戎昭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思賢，魏青州刺史。父遵，齊州刺史。果少慷慨有志略。魏太昌中，為陽平郡丞。周文帝曾使并州，與果遇。果知非常人，密托附焉。永安末，盜賊蜂起，果從軍征討。乘黃驄馬，衣青袍，每先登陷陣，時人號為「黃驄年少。」永熙中，授河北郡守。

及齊神武敗于沙苑，果乃率其宗党歸闕。周文嘉之，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。從戰河橋，解玉壁圍；摧鋒奮擊，所向披靡。大統九年，又從戰芒山。于周文前挺身陷陣，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。勇冠當時，眾人莫不嘆服。以此周文愈親待之。補帳內都督，遷帥都督、平東將軍。後從開府楊忠平隨、安陸，以功加大都督，除正平郡守。正平，果本郡也，以威猛為政，百姓畏之，資賊亦為之屏息。遷司農卿。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，果率所部為前軍。開劍閣，破季慶堡，降楊乾運，皆有功。廢帝三年，授龍州刺史，封冠軍縣侯。俄而州人張遁、李拓驅率百姓，圍逼州城；時糧仗皆闕，兵士又寡。果設方略以拒之，賊便退走。於是出兵追擊，累戰破之；旬日之間，州境清晏。轉陵州刺史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除隆州刺史，加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為公。曆眉、復二州刺史。果性嚴猛，能斷決。抑挫豪右，申理屈滯，曆牧數州，號為稱職。卒於位。贈本官，加絳、晉、建州刺史，諡曰質。子孝仁嗣。

孝仁幼聰敏，涉獵經史，有譽于時。起家舍人上士，累遷長寧鎮將，扞禦齊人，甚有威邊之略。曆建、譙、亳三州刺史。

裴寬

裴寬，字長寬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德歡，魏中書侍郎、河內郡守。父靜慮，銀青光祿大夫，贈汾州刺史。寬儀貌瑰偉，博涉群書，弱冠為州裏所稱。親歿，撫諸弟以篤友聞，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：「裴長寬兄弟，天倫篤睦，人之師表，吾愛之重之，汝可與之遊處。」年十三，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，釋褐員外散騎侍郎。

及孝武西遷，寬謂其諸弟曰：「君臣逆順，大義昭然。今天子西幸，理無東面以虧臣節。」乃將家屬避難于大石嶺。獨孤信鎮洛陽，始出見焉。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，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。其季弟子爽先在洛，窘急乃投寬，寬開懷納之。遇有大赦，或傳子爽合免，因爾遂出，子爽卒以伏法。獨孤信知而責之，寬曰：「窮來見歸，義無執送，今日獲罪，是所甘心。」以經赦宥，遂得不坐。

大統五年，授都督、同軌防長史，加征虜將軍。十三年，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，解侯景圍。景密謀南叛，偽親狎於法保。寬謂法保曰：「侯景狡猾，必不肯入關，雖托款於公，恐未可信。若伏兵以斬之，亦一時之功也。如曰不然，便須深加嚴警，不得信其誑誘，自貽後悔。」法保納之。然不能圖景，但自固而已。

十四年，與東魏將彭樂、樂恂戰於新城，因傷被禽。至河陰，見齊文襄。寬舉止詳雅，善於占對，文襄甚賞異之；解鎖付館，厚加禮遇。寬乃裁所臥氈，夜縋而出，因得遁還，見於周文帝。帝顧謂諸公曰：「被堅執銳，或有其人；疾風勁草，歲寒方驗。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，乃能冒死歸我，雖古之竹帛所載，何以加之。」乃手書署寬名下，授持節、帥都督，封夏陽縣男，即除孔城城主。

十六年，遷河南郡守，仍鎮孔城。廢帝元年，進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

常侍。周孝閔帝踐阼，進爵為子。寬在孔城十三年，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。永業有計謀，多譎詐。或聲言春發，秋乃出兵；或掩蔽消息，倏忽而至。寬每揣知其情，出兵邀擊，無不克之。

天和三年，除溫州刺史。初，陳氏與周通和，每修聘好。自華皎附後，乃圖寇掠。沔州既接敵境，於是以寬為沔州刺史。陳將程靈洗攻之，力屈城陷。陳人乃執寬至揚州，尋被送嶺外，經數載，復還建鄴，遂卒于江左。子義宣後從禦正杜果使于陳，始得將寬柩還。隋開皇元年，文帝詔贈襄、郢二州刺史。義宣，位司金二命士、合江令。

寬弟漢，字仲霄。操尚弘雅，聰敏好學，嘗見人作百字詩，一覽便誦。魏孝武初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。大統五年，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，轉墨曹。漢善尺牘，尤便簿領，理識明贍，斷割如流。相府為之語曰「日下粲爛有裴漢。」武成中，為司車路下大夫，與工部郭彥、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。每較量時事，必有條理。天和五年，加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漢少有宿疾，恆帶虛羸，劇職煩官，非其好也。時晉公護擅權，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。漢直道自守，故八年不徙職。性不飲酒，而雅好賓遊。每良辰美景，必招引時彥，宴賞留連，間以篇什，當時人物，以此重之。自寬沒後，遂斷絕遊從，不聽琴瑟；歲時伏臘，哀慟而已。撫養兄弟子，情甚篤至。借人異書，必躬自錄本，至於疾診彌年，亦未嘗釋卷。卒，贈晉州刺史。

子鏡人，少聰敏，涉獵經史。為大將軍、譚公會記室參軍，累遷春官府都上士。仕隋，位兵曹郎。漢弟尼，字景尼，性弘雅，有器局，位禦正下大夫。卒，贈隨州刺史。子之隱，趙王招府記室參軍。之隱弟師人，好學有識度，見稱于時。起家秦王贄府記室參軍，仍兼侍讀。

寬族弟鴻，少恭謹，有幹略。曆官內外。周天和初，拜郢州刺史，轉襄州總管府長史，賜爵高邑縣侯。從衛公直南征，軍敗遂沒，尋卒于陳。朝廷哀之，贈豐、資、遂三州刺史。

裴俠

裴俠，字嵩和，河東解人也。祖思齊，舉秀才，拜議郎。父欣，西河郡守，贈晉州刺史。

俠年七歲，猶不能言。後於洛城見群烏蔽天從西來，舉手指之而言。遂志識聰慧，有異常童。年十三，遭父憂，哀毀有若成人。將擇葬地而行，空中有人曰：「童子何悲，葬于桑東，封公侯。」俠懼，以告其母。母曰：「神也，吾聞鬼神福善，爾家未嘗有惡，當以吉祥告汝耳。」時俠宅側有大桑林，因葬焉。州辟主簿，舉秀才。

魏正光中，解巾奉朝請，稍遷義陽郡守。元顥入洛，使執其使人，焚其赦書。孝莊嘉之，授東郡太守，帶防城別將。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，徵兵，俠率所部赴洛陽。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：「當今權臣擅命，王室日卑，若何？」俠曰：「宇文泰為三軍所推，居百二之地，所謂己操戈矛，寧肯授人以柄，雖欲撫之，恐是'據於蒺藜'也」。思政曰：「奈何？」俠曰：「圖歡有立至之憂，西巡有將來之慮。且至關右，日慎一日，徐思其宜耳。」思政然之，乃進俠于帝，授左中郎將。及帝西遷，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。滎陽鄭偉謂俠曰：「天下方亂，未知烏之所集，何如東就妻子，徐擇木焉。」俠曰：「既食人祿，甯以妻子易圖也？」遂從入關。賜爵清河縣伯，除丞相府士曹參軍。

大統三年，領鄉兵從戰沙苑，先鋒陷陣。俠本名協，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，乃曰：「仁者必勇。」因命名俠焉。以功進爵為侯。王思政鎮玉壁，以俠為長史。齊神武以書招思政，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。周文善之曰：「雖魯仲連無以加也。」除河北郡守。

俠躬履儉素，愛人如子，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，吏人莫不懷之。此郡舊制，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。俠曰：「以口腹役人，吾所不為也。」乃悉罷之。又有丁三十人，供郡守役，俠亦不以入私，並收庸為市官馬。歲時既積，馬遂成群。去職之日，一無所取。人歌曰：「肥鮮不食，丁庸不取；裴公貞惠，為世規矩。」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，周文命俠別立，謂諸牧守曰：「裴俠清慎奉公，為天下之最。」令眾中有如俠者，可與之俱立。眾皆默然，無敢應者。周文乃厚賜俠，朝野服焉，號為「獨立使君」。

又撰九世伯祖《貞侯潛傳》，述裴氏清公，欲使後生奉而行之。宗室中知名者，咸付一通。從弟伯鳳、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，笑曰：「人生仕進，須身名並裕，清苦若此，竟欲何為？」俠曰：「夫清者蒞職之本，儉者持身之基。況我大宗，世濟其美，故能存見稱於朝廷，沒流芳於典策。今吾幸以凡庸，濫蒙殊遇，固其窮困，非慕名也。志在自修，懼辱先也，翻被嗤笑，知復何言！」伯鳳等慚而退。

再遷郢州刺史，加儀同三司。梁竟陵守孫皓、鄧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。俠見之，密謂人曰：「皓目動言肆，輕於去就者也；建神情審定，當無異心。」乃馳啟其狀。周文曰：

「裴俠有鑒，深得之矣。」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，而鄧城竟不遣監統。及柳仲禮軍至，皓還以郢叛，卒如俠言。尋轉大將軍、拓州刺史，徵拜雍州別駕。

周孝閔帝踐作，除司邑下大夫，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為公。遷戶部中大夫。時有奸吏主守倉儲，積年隱沒至千萬者。及俠在官，勵精發擿，數旬之內，奸盜略盡。轉工部中大夫。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，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所掌官物，多有費用，裴公清嚴有名，懼遭罪責，所以泣耳。」俠聞之，許其自首。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。

俠嘗遇疾沈頓，士友憂之。忽聞五鼓，便即驚起，顧左右曰：「可向府耶。」所苦因此而瘳。晉公護聞之曰：「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，因聞鼓聲，疾病遂愈，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？」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征並來侯俠疾。所居第屋，不免霜露。貴等還，言之於帝。帝矜其貧苦，乃為起宅，並賜良田十頃，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。搢紳咸以為榮。卒于位，贈太子少師、蒲州刺史，謚曰貞。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，乃作頌紀其清德焉。

子祥

子祥，性忠謹，有理劇才。少為城都令，清不及俠，斷決過之。後除長安令，為權貴所憚。遷司倉下大夫。俠之終也，以毀卒。祥弟肅。

祥弟肅

肅字神封，貞亮有才藝。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。天和中，舉秀才。累遷禦正下大夫，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。屬隋文帝為丞相，肅聞而歎曰：「武帝以雄才定六合，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，豈天道歟！」文帝聞之，甚不悅，由是廢於家。開皇五年，授膳部侍郎。曆朔州總管長史、貝州長史，俱有能名。

仁壽中，肅見皇太子勇、蜀王秀、左僕射高熲俱廢黜，遣使上書，言：「高熲天挺良才，元勳佐命，願錄其大功，忘其小過。二庶人得罪已久，寧無革心，願各封小國，觀其所為。若得遷善，漸更增益；如或不悛，貶削非晚。」書奏，上謂楊素曰：「肅憂我家事如此，亦至誠也。」於是征肅入朝。皇太子聞之，謂左庶子張衡曰：「使勇自新，欲何為也？」衡曰：「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、漢東海王耳。」太子甚不悅。肅至京，見上于

含章殿。上謂曰：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後宮寵倖，不過數人，自勇以下，並皆同母，非為愛憎，輕事廢立。」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。既已，罷遣之。未幾，上崩。煬帝嗣位，不得調者久之，肅亦杜門不出。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，希旨授肅永平郡丞，甚得夷人心。歲餘卒，夷獠思之，為立廟于鄡江之浦。有子尚賢。

裴文舉

裴文舉，字道裕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秀業，魏天水郡守，贈平州刺史。父邃，性方嚴，為州裏所推挹。大統三年，東魏來寇，邃乃糾合鄉人，分據險要以自固。及李弼略地東境，邃為之鄉導，多所降下。周文帝嘉之，特賞衣物，封澄城縣子。卒于正平郡守，贈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文舉少忠謹，涉獵經史。大統十年，起家奉朝請。時周文帝諸子年幼，盛簡賓友。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，雅相欽敬，未嘗戲狎。遷著作郎、中外府參軍。恭帝二年，賜姓賀蘭氏。周孝閔帝踐阼，襲爵澄城縣子。

齊公憲初開幕府，以文舉為司錄。及憲出鎮劍南，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。武成二年，就加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蜀土沃饒，商販百倍，或有勸文舉以利者，文舉答之曰：「利之為貴，莫若安身，身安則道隆。非貨之謂，是以不為，非惡財也。」憲矜其貧窶，每欲資給之。文舉恆自謙遜，辭多受少。

保定三年，遷絳州刺史。邃之任正平也，以廉約自守。每行春省俗，單車而已。及文舉臨州，一遵其法，百姓美而化之。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，每與談論，不覺膝前于席。天和初，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。六年，入為司憲中大夫，進爵為伯，轉軍司馬。

文舉少喪父，其兄又在山東，唯與弟璣幼相訓養，友愛甚篤。璣又早亡，文舉撫視遺孤，逾于己子，時人以此稱之。初，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，終於聞喜川；而叔母韋氏卒于正平縣，屬東西分隔，韋氏墳隴，遂在齊境。及文舉在本州，每加賞募。齊人感其孝義，潛相要結，以韋柩西歸，竟得合葬。六年，除南青州刺史。宣政元年，卒於位。子胄嗣，位至大都督。子神，安邑通守。有子知禮。

裴仁基

裴仁基，字德本，河東人也。祖伯鳳，周汾州刺史。父定，上儀同。仁基少驍武，便弓馬。平陳之役，以親衛從征，先登陷陣，拜儀同，賜物千段。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。諒反，仁基苦諫見囚。諒敗，超拜護軍。後改授武賁郎將，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，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。擊破吐谷渾，加授金紫光祿大夫。斬獲寇掠靺鞨，拜左光祿大夫。從征高麗，進位光祿大夫。

李密據洛口，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，據武牢拒密。仁基見強寇在前，士卒勞弊，所得軍資，即用分賞。臨軍御史蕭懷靜止之，眾咸怒懷靜。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，欲有奏劾。仁基懼，殺懷靜，以其眾歸密。密以為河東郡公。其子行儼，驍勇善戰。密復以為絳郡公，甚相委昵。

王世充以東都食盡，悉眾詣偃師，求決戰。密與諸將計。仁基曰：「世充盡銳而至，洛下必虛。可分兵守其要路，令不得東；簡精兵三萬，傍河西出，以逼東都。世充卻還，我且按甲。世充重出，我又逼之。如此，則我有餘力，彼勞奔命。兵法所謂彼出我歸，彼歸我出，數戰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者也。」密曰：「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：器械精一也，決計而來二也，食盡求鬥三也。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，彼求鬥不得，欲走無路。不過十日，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。」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，皆請戰。仁基苦爭不得。密難違諸將言，戰遂大敗。仁基為世充所虜。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，深禮之，以兄女妻行儼。及僭尊號，署仁基為禮部尚書，行儼為左輔大將軍。行儼每戰，所當皆披靡，號萬人敵。世充憚其威名，頗加猜防。仁基知之，甚不自安，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、尚食直長陳謙、秘書丞崔德本等謀。令陳謙於上食之際，持匕首劫世充，行儼以兵應之。事定，然後輔越王侗。事臨發，將軍張童兒告之，俱為世充所殺。

史評

論曰：裴駿雅業有資，器行仍世，所以布於列位，不替其美。延儁器能位望，有可稱乎。伯茂才名，亦時之良也。元化以文學傳業，而又修史著美。讓之弟兄，修身厲行，觀夫出處之跡，良足稱乎。矩學涉經史，頗有幹局。至於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，求之古人，殆未之有。與聞政事，多曆歲年，雖處危亂之中，未虧廉謹之節。然與時消息，承望風旨，使高昌入朝，伊吾獻地；聚糧且末，師出玉門，關右騷然，頗亦矩之由矣。果及長寬，早知去就。而寬淪跡異域，蓋乃命乎。嵩和廉約居身，忠勤奉上，人懷其惠，吏畏

其威，雖古之良吏，何以加此。肅曆官周、隋，志存鯁正。竟而忠誠慷慨，犯忤龍鱗，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，處女悲太子之少，非徒語也。文舉之在絳州，世載清德，辭多受少，有廉讓之風焉。仁基以武略見知，自升顯級，竟而蹈履非所，身名隳壞，時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